

西蒙諾夫 著

殺人工廠



西蒙諾夫 著

殺 人 工 廠

(紅星報特約通訊)



外 國 文 書 籍 出 版 局

一 九 四 四 年 莫 斯 科

目 次

殺人工廠（西蒙諾夫著）.....	3
附錄	
（一）「波蘭報紙」通訊社公報.....	22
（二）德國將軍莫節爾底聲明書.....	23

殺人工廠

西蒙諾夫

(紅星報特約通訊)

我在這裏打算來寫的那些東西，要全部加以理解是過於嚴重而淒慘可怕的。毫無疑義，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會由法律家，醫生，歷史家和政治家作長時的分析探討。將來詳細調查的結果，定會闡明德國人在人類面前所犯罪過的全部範圍和全部詳情的。此刻我所知道的，遠不是所有的事實，遠不是所有的數字，——也許我祇同百分之一的證人談過話，而所看見的，也許祇是罪行真正痕跡的十分之一。但見過這種情形的人，是無力緘默，無力等待的。我在此刻，在今天，就想來講講關於頭次揭發的罪行痕跡，來講講我在這幾天內親耳聽見和親眼看見的事實。

(一)

一九四〇年末，在離盧布林兩公里遠黑爾木公路右旁的巨大荒原上，出現了幾個法西斯保衛軍軍官和拿着捲尺的丈量員。幾天後，這裏就量好了一大塊地面，幾乎包括全部荒原，其面積達二十五平方公里之多。根據秘密警察編制的計劃圖案，這塊地面被切成爲十六個巨大的方場，在每個方場上劃分爲二十個同樣的長方形。長方形是表示棚房，方塊是表示一個周圍用帶刺鐵絲網圍繞着的地區，即所謂坪場。在計劃圖案上，寫有『達哈烏營第二號』的標題，後來却不見了。秘密警察在

盧布林近郊進行了空前大規模的集中營的建設，按其系統說來，與德國有名的達哈烏營毫無二致，按其範圍來說却還超過數倍。

這個建築開始於一九四一年的冬季。頭一時期曾吸收了一些波蘭工程師和工人參加，不久，又加入了一九三九年德波戰爭時俘虜的波蘭人和猶太人而成了建築中的基本勞動力。大概從一九四一年八月起，就有頭一千俄國俘虜和和平居民也被移到這個正在建築的營裏來充當工人了。此時營中的第一個坪場，或如德國人所謂的「第一個區坊」，已修好了一半，建成了十個棚房了。一九四一年的整個秋季和一九四二年的冬季都在繼續建築中。

建築中工作的人數逐漸增加了。不久，繼俄國人之後有大批從別處集中營轉來的捷克人和波蘭人政治犯來到，其中大部份還是在一九三三年就被關入原來這些集中營了的。一九四一年秋從盧布林猶太人區運來了頭兩千猶太人到這裏工作。接着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從盧布林獄裏押來了七百波蘭人。隨後有四百個不按時向德國納稅的波蘭農民落到了營裏。一九四二年四月從斯拉伐克載了一萬二千人到營裏來——都是猶太人和政治犯。整個五月都在不斷的從捷克，奧地利，亞，德國載運人來。集中營的建設以最緊張的速度進行着，到五月間，預計容納四萬人人左右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號坪場裏的棚房就已建築好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可算是集中營歷史上第一個階段的終結。這是瘋狂建築的時期，極力擴大房屋立方面積的時期。當容納四萬人的棚房已經告竣，基本的，輔助的和專門的房屋已修築好，各坪場周圍已圍上兩層帶刺的鐵絲，大部分已通電流時，秘密警察就認為集中營已修成了。但還在繼續擴大，要不是盧布林被我軍佔領，那就會無限制擴大的，不過建設的速度却已是另一樣的了。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就逐漸的來蓋完這個營盤，從容的來實行各種改善。一九四二年五月，這個在正式文件上命名為「保衛軍盧布林集中營」的營盤，在非正式文件，信函，字條和口頭上就開始用新的稱呼，叫做「Vernichtungslager」，其意思即為「殲滅營」。

德國人在離盧布林兩公里沿黑爾木公路右邊的荒原上，建築了—

個歐洲最大的「殺人聯合工廠」，其主要的，唯一的目的，是最簡單，最實用和更迅速的來消滅最大數量的人——俘虜和政治犯。殲滅營的組織在各方面都是很特別的，如果說盧布林殲滅營系統的一切成份都可以分別在其他德國殺人機關裏找到，那末，把德國人殘暴所造成的淒慘結果表現得這樣完整，這樣齊備的形式，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見過的。我們知道有薩比波爾或別爾熱察這樣的地方，他們把囚人沿輕便鐵道運到那裏的僻靜空地上，當地槍斃和燒掉。我們也知道有達哈烏，奧斯文齊或斯拉烏特「大病院」這樣的集中營，那裏囚人和俘虜是用毆打，飢餓和疾病來逐漸殺害的。但在盧布林殲滅營中却把前後兩個地方的殺人方法都聯合起來了。這裏的棚房已經囚禁幾萬人，他們却還在不斷的建築、修蓋和改造自己的監獄。這裏有幾千俘虜，從一九四二年秋就沒有允許他們參加工作，而領得甚至比囚人還少的口糧，因而就飛快的病餓而死。這裏有設有火刑堆和火葬爐的殺人場，幾千幾萬的人在那裏被殲滅，這些人在營裏只拘留幾點鐘或幾天，全以這批人數的多寡，需費多少時間來搜查和脫光衣服為轉移。這裏有通常形式的「毒汽車」和用「齊克龍」毒氣殺害人而特別建築得堅固的鉄筋水泥監獄。這裏有按古代印度方法，最原始的方法——一層木，一層屍，一層木，一層屍疊着來燒毀。這裏也在形同大鉄鍋的手工業式火葬爐裏來燒毀，這裏也有專門建築的完善的火葬場作超速的焚化。這裏在壕裏槍斃人，用鉄棒擊碎頸椎骨的方法殺人。這裏在水池裏來淹死人和用各種方法絞殺人，從普通帶圈的吊架起到最完善的行軍用的安有滑輪和飛輪的吊架為止。這是殺人工廠，每日殺死的人數由下列兩種情況來調濟：第一，來到營裏的人數，第二，在永遠繼續建築中之某一階段上所必須的勞動力數量。

確切的數字將來會查明的。但某些大概的數字是現在就已開始弄清楚了。這個殲滅營一共存在了三年多。當紅軍來到盧布林時，其中只剩下幾百俄國人了。按證人的口供，當我們春季進到科威里附近時，德國人從營裏撤走了一萬二千至一萬六千囚人，就算是一萬六千人吧，到該營終結時其中留下的人數一共也不到一萬七千。然而按該營衛戍官逐日的報告書看來，囚人的平均數字，在一九四三年約四萬

人，左右出入的數目常有過幾千人。如果拿三年多來到營裏人數的總數字來看，就可看到，在一萬七千人的這個最後數字與來到營裏的人數間有幾十萬人的差別。這大概是會與直接在營裏消滅的人數相符合的，如果不算那些還沒有來得及登記就被害了的人們的話。所有這些材料是從該營存在以來該營管理處的正式報告中取來的。

我在講到該營最初建設時期囚人來到的情形時，祇講到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和五月間，就有多批猶太人從盧布林及其近郊的猶太人區開始來到營裏。夏季從斯拉伐克和捷克還運來了一萬八千人。一九四二年七月，以作游擊隊活動的罪名加以拘禁的頭批波蘭人到來了。單是這一批就有一千五百人。同月從德國運來了大批的政治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從克拉科夫近郊奧斯文集中營運來了幾千猶太人和希臘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從華沙載來了一千五百波蘭男子和四百女人。二月二日從里沃夫運到了九百五十個波蘭人，二月四日從塔洛馬和塔爾諾波爾運到了四千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一九四三年五月從華沙猶太人區運到了數達六萬的一批人。一九四三年的整個夏季和秋季，每隔幾天就有一批從德國各主要集中營——阿克森高仁，達哈烏，佛洛森堡，諾義岡，格羅森羅仁，布亨瓦爾特等處載來的人到達營裏。其中無論那一批都不少於一千人。至於說，新人是從那裏來的，營裏人們不僅可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並且可以按他們的外表而立即知道，——每個集中營都在囚人身上鈐上了特別的記號。例如，在奧斯文營裏的慣例，所有囚人，連婦女在內都要剃光頭，並且各人號碼不是像各地那樣掛在頸上，而是烙在手上。從布亨瓦爾特來的人，眼目受不住陽光。因為這個集中營有一個分營——名叫「多拉」營，是在石岩上鑿成的地下工廠，有名的「ΦAY—1」——德國的飛行彈就是在這裏製造的。在那裏作工的全是斯拉夫人，主要是波蘭人和俄國人。他們不見陽光的在裏面工作着，經過半年這樣的地下工作後，他們的目力衰弱到了極點，德寇便立即把他們一批一批的發到盧布林殲滅營去。

我祇說出某些數字和某些集中營來，並不是爲的確實計算死者的人數，而只是爲的使讀者至少有一個大略的概念。此外還須補充幾句關

於落到營裏人們的民族成份問題。營裏被消滅者大部份是波蘭人。其中有質人，有真正的和想像的游擊隊員及其親屬以及巨大數量的農民，特別是從德國殖民區域中趕出來的農民。僅次於波蘭人的是大批被殲滅的俄國人和烏克蘭人。營裏殲滅的猶太人的數量也是同樣巨大的，這些猶太人是被德國人真正從全歐，由波蘭起直至荷蘭止的各國中運來的。其次相當大的數字，多在幾千以上的，就是法國人，意大利人，荷蘭人和希臘人。至於比利時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這些西班牙人，顯然是在法國奪獲的西班牙共和軍份子）的數字雖較少，但也還是相當的大。此外，在死者的文件中找着許多屬於各種民族各種不同人們的證書，有屬於挪威人的，瑞士人的，土耳其人的，甚至中國人的。在該營一間辦公室內，地上完全堆滿了死者的文件，護照和證明書，我把這些文件隨便拿了一些，十分鐘內就找到了差不多全歐各民族人的文件。這裏有蘇非亞、雅科夫、列夫娜、杜謝維奇的護照，她是烏克蘭人，住在基也輔省康斯坦丁諾夫村，職業是工人，生於一九一七年。這裏有法國人葉仁、丟拉門的證書，上面蓋有「法蘭西共和國」信印，他是五金工人，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在哈弗爾城。這裏有班雅盧卡的國民學校發給拉洛、壽尼奇的文憑，一九三七年畢業，信回教，因「品行優良，博物學和書寫均良好」而在畢業文憑上寫有「多巴爾」字樣，即「優等」的符號。這裏有在克羅地亞發給亞齊拉諾維奇的護照，他是薩格勒布城人，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領到這個文件。這裏有亞科布、波爾加爾特的護照，他是鹿特丹城人，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這裏有葉杜阿爾得、阿爾弗列得、薩卡的證書，他於一九一四年生在米蘭城，維阿一卜里莫街，第二十九號門牌房屋裏，「身長一七五生的米突，體格健壯，沒有特別記號」。這裏有發給薩瓦蘭齊的第八五四四號證書，他是希臘人，生於科里特島。這裏有柏林工程師費爾吉南得、洛提曼的德國護照，生於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九日。這裏有波蘭工人熱格孟得、列馬克的工摺，上面蓋有「波蘭督辦」信印，他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生於克拉科夫城。這裏有個我不能閱讀的貼有像片和用漢字寫的中國文件。這裏有粘滿污血和被水浸洗，撕成兩半和腳踩過的

文件。 這個可怕的文件山，是縮小在一個房間範圍內的整個歐洲的墳丘。

甚至很難預言，在詳細分析這些文件和詢問無數證人時，將會查出何等可怕的詳情。也許，這裏可以找到在德國法西斯統治年代失蹤的和犧牲了的歐洲大人物的痕跡。我在這個營裏僅僅逗留了幾天，僅僅同那裏現有證人中極小一部份人談過話。 然而就在這幾天內我已聽到了一件使人驚駭莫名的敘述。有兩個盧布林地方的工程師，一個是俄國人彼得、米海洛維奇、得尼索夫，另一個是波蘭人克拉夫基、葉林斯基，他們當營裏安設水溝時曾以僱傭專門家資格參加這裏的建築工作。他們在向我講述許多事件時順便告訴我說，在一九四三年的四月末或五月初頭，他們曾到過營裏建築材料儲藏室，在那裏碰見了他們還在和平年代相識的一個盧布林地方的猶太人。他在往儲藏室裏搬運木板。他指着一個也在搬運木板的衰弱老者向他們說：

——你知道這個老頭是誰麼？這是列翁、白留姆。

這兩個工程師看見近旁沒有保衛隊員，就靠近前去，作了如下的對話：

——你就是列翁、白留姆麼？——得尼索夫問道。

——是的，我是列翁、白留姆。

——法國的內閣總理麼？

——是的，我做過法國內閣總理。

——你是怎樣落到這裏的？

——我與最近一批法國政治犯一同來到這裏的。

——爲什麼你不想在那裏，在法國救救自己。 你難道不能夠麼？——得尼索夫問道。

——不知道，也許能夠，——列翁、白留姆說，——但我決定與我國人民共憂患，——他眼裏落下淚來了。

這時來了幾個保衛隊員。 列翁、白留姆同一個人趕急將一俄寸厚的沉重木板攔在肩上走了。他走了幾步後，腳一軟，跌倒了。在他旁邊的一個囚人扶他站起來。 他又站了起來，將木板放在肩上往前走去。

得尼索夫和葉林斯基經過了一個星期後才又有機會到了這個儲藏室。他們又在那裏看見了把列翁、白留姆指給他們的那個人，並問道，他在什麼地方。

他簡單的回答說：

——在那裏，我很快也要到的那個地方，——他用手指往天上一指。

這只是這個殲滅營生活中的一件事實，——這個事實是目前住在盧布林的兩個證人所肯定而詳盡地證實了的。當所有的材料都掘發出和所有的證人都詢問了時，還不知會揭發出多少關於歐洲所有各地人們命運的可怕情形呀？！

(二)

當你沿着黑爾木公路走去，就可看見公路右旁約莫三百公尺遠的地方現出了整個城市的輪廓：有幾百個低矮的灰色房頂建築得行列整齊，彼此之間均有鐵絲網分開。這是個大城市，其中能住幾萬人。你從公路向右駛，經過大門走進鐵絲網內，就看見幾列清潔棚房附有整齊的小花園和樺樹幹作成的椅子和凳子。這是保衛隊及其長官的住房。這裏也有專為保衛隊開設妓院用的小棚房，妓院裏的婦女是專從囚人中挑選來的，一受孕就立被殲滅。

其次就是給囚人身上脫下的衣服進行消毒的房子。頂棚上安有一些管子，經這些管子拋下消毒劑。然後就把這些管子糊上，把門關緊，進行消毒。事實上棚房的牆是用木板作成，門上沒有釘鐵皮，——所有這些都建築得極不堅固，除了給衣服消毒外，決不能作別的用途的。

我們打開下一個門就進到全按另一原則建築的第二個消毒屋。這個有兩公尺多高，大約三十六平方公尺寬的方形房子，牆壁，頂棚，地板——全是灰色水泥築成的。這裏全沒有我們在前面房子裏見到的那種盛衣服的架子。滿屋是空空洞洞的。房子的唯一進口有一扇大鉄門

緊緊關閉着。門外有幾根大鐵門扣上。在這個用水泥築成的墓穴牆壁上有三個孔：其中有兩個是由外面向裏面安有管子，第三個是一個眼孔。這個小方窗子上安有粗而密的鐵格子，深嵌在水泥內部。牆外嵌上了厚玻璃，使手經過鐵格子都摸不到它。

這個眼孔通到什麼地方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打開門從房裏走出去看看。緊靠着它建有第二個小水泥房子，這個眼孔就是通向這個房子裏。這裏裝設有電燈，也安有開關。由這裏經過眼孔可看到房屋的整個內部。這裏地板上放有幾個圓圓的，關得緊緊的罐子，上面寫有「齊克龍」字樣，下一點還有一些小字——「專為東部區域之用」。當屋裏裝滿了人時，就把這些罐子裏裝着的東西經過管子撒到隣房裏去。

人們都是脫得赤裸裸的，把他們一個緊靠一個的站着，所以佔的地方很少。在一間四十平方米突的房內擠進了二百五十個人以上。把他們推進去後，就立即關上鐵門，門的邊緣抹上泥，以便關的更緊，毫不通氣，然後就由帶着防毒面具的特別隊，把這些寫着「齊克龍」字樣的圓罐子裏的東西經過管子撒進裏面。這些小而綠的，從外表看來並不覺得有害的結晶體，一與酸素結合就立即開始散發一種毒質，馬上就傷害到人體全部中心器官。當把「齊克龍」經過管子撒完後，指揮放毒的保衛隊員就扭開電燈，於是房裏明亮起來了，他從自己的瞭望處經過眼孔監視着毒殺的過程，根據各種證詞，這種毒殺過程不過兩分鐘至十分鐘久。他經過眼孔能毫無危害的看到一切——既可看到快死人們的可怕面孔，也可看到毒氣逐漸發生效力的過程。眼孔恰巧作得與人的頭臉一樣高。當人們已死時，觀察者也不需往下看：他們死了還是不倒下的——房子裏擠得這樣緊，使死了的人還是繼續原來的姿勢站着。

然而，「齊克龍」的確是一種消毒劑。在鄰屋內的確用它來給衣服消毒。一切都做得體面，做得周密，做得合乎實際的。問題只在於撒到屋裏去的「齊克龍」的份量多少這一點上。

再往前走幾百步，便是一塊空地。按許多標誌看來，這裏先前曾有某種建設。是的，這裏在去年秋季前是個火葬場。秋季裏另一個更完善

的火葬場建築完工了，我們往後要看到它的，於是這個火葬場就被破壞了。原始方法建築的火葬場具有的焚化能力不夠用，比起思考周密的完善毒氣房的毒害力來要小得多。這個火葬場簡單是個水泥地板的大棚房，裏面在磚基上併排安了兩個大鐵鍋。在這樣的爐裏燒化是太慢了。誠然，並沒有指望在這裏把屍首最終燒成灰燼，但就是使屍首分解為一些焦黑的骨頭，也要經過兩點鐘。在兩個爐灶裏同時放了十四具屍首。這樣，火葬場能在一晝夜內燒掉的至多不過一百五十人，同時毒氣室在一晝夜內，如這裏人們所說那樣，只「瓦斯化」一次，就可毒死三百人。因此在建設新火葬場以前，人數消滅得最多的時日，大部份屍首是從這裏用載重汽車拖到殲滅營外的田野上埋掉了的。

。圍牆是由兩行圍有鐵絲的四公尺高柱子架成的，鐵絲網頂端是彎曲的，像牆簷一般。兩行柱子彼此相隔有兩公尺寬的距離，在這個距離中，由一行柱子的上端向另一行柱子的下端對角斜牽着第三行鐵絲網，這行鐵絲網兩端安有隔電器，在網上通有足以致命的強力電流，無論怎樣也是逃跑不了的。

這樣的電氣化系統並不是一開始就建立了的。最初在營裏也同樣安有鐵絲障礙，但沒有通電流。它之所以過渡到電氣化系統是因為發生了下面一樁事件。一九四二年五月，有一批俄國俘虜被派去葬埋那些槍殺在離營不遠的克列木別茨基森林中的屍首，他們用鐵鎚擊斃七個德國保衛隊員後逃跑了。其中兩個被捉，其餘十五個則逃匿不見了。於是營裏剩下的一百三十名俘虜（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安置在這裏的一千人中，祇有一百三十個人還活着）就轉禁到了囚人住的地方去。在六月末的一個晚上，他們覺得在這裏遲早是要死的，於是就決定逃跑。有幾十個囚人留下沒有走。俘虜們把所有的毯子收集起來，五床一疊的疊好，然後就把它搭在有刺的鐵絲上當作橋樑，經過它逃跑了。夜間漆黑，其中只有四個被擊斃，其餘的都隱藏起來了。逃跑事件發生後，剩下的五十個人就立即被趕到院內，強迫他們躺在地上，用自動槍將他們擊斃了。但德國人並不以這種懲罰為限。逃跑成功的事實終究是事實，於是德國人就火速將五個區坊中的四個電氣

化了。只剩下一個沒有電氣化，因為其中拘留的是女人，而女人是很難發生逃跑事件的。

眼前就是一座新的輔助區坊。它比住房防備得鬆些。然而，這是毫不足奇的：因為運到這裏的都是些死人和半死的人，或者是在嚴加防範之下被押去殺害的人。在這裏，在這個鉄絲網內，除保衛隊和火葬隊員外，誰也沒有活過一點鐘以上。我們在空坪中間看到一個高聳的四方形石煙囪，有一個又長又矮的磚砌的長方形建築物靠着它。這就是火葬場。它完全保存了原來的模樣。

稍微遠一點，有一座大磚瓦建築物底殘餘。殲滅營部隊在得到關於突破防線的消息和我們部隊到達之間只剩下幾點鐘，他們曾企圖在這個時間內消蹤滅跡。可是他們沒來得及炸毀火葬場，而只燒掉了這座輔助房屋。雖然這樣，痕跡仍是極顯然的。可怕的屍首氣味充滿了空際。

火葬場的輔助房屋是由三個基本房子組成的。一個房子裏塞滿了燒剩的破碎衣服。這是最後一批死者所穿而沒有從這裏運走的衣服。在鄰房內只保存了一部份牆壁。這個牆壁上安上了幾根比我們先前在毒氣室看見的還更小的管子。這也是個毒氣室，這裏也毒殺過人（只是還未弄明，是使用同樣的「齊克龍」，還是用旁的毒氣）。當實行大批殲滅，基本毒氣室來不及工作時，他們就把一部份人弄到這裏來，直接在火葬場旁邊實行「瓦斯化」。第三個房子最大，顯然，是預定來擱放那些等待焚化的屍首的。房屋地板上到處都是沒有燒完的骨骼，腦蓋和骨頭。這不是有計劃燒化的結果，而是燒毀房屋的結果：當德寇燒毀第三個房子時，堆在房裏的屍首也都燒化了。屍首是很多的——也許是幾十，也許是幾百——很難說定確數，因為不能把這個半朽的骨頭渣滓與燒得半焦的肉塊計算出來。

現在我們只要再走幾步就到了火葬場。它是由具有最高度耐火性的磚頭——由硅酸質磚修成的一個大長方形爐子。在這個石牆裏併排擺着五個安有鉄門關得緊緊的大灶口。此刻圓圓的門打開了，這些極深的爐灶被燒焦了的脊骨和屍灰填滿了一半。爐子前，每個灶門口的場子上都躺着一些由於燒屋的結果燒得半焦的骨骼，這原是德國人

預備燒化的屍首。在三個灶門面前是些男人或女人的大骨骼，在兩個灶門面前是些小孩的骨骼，按其尺寸看來，大概是十歲至十二歲的小孩。每個灶門面前有五六個骨骼。這是適合它們容量的：每個灶裏一次應放六具屍首。如果第六個屍首放不下時，火葬隊就把屍體上裝不下去的那部份——手，足，頭——割去，然後就緊緊關上灶門。

一共有五個灶。它們的焚化能力是極大的。火葬場預定在四十五分鐘內燒完屍首。但德寇逐漸學會了加強它的工作能力，用提高火力的辦法來增加焚化能力：他們達到了用二十五分鐘，甚至更少的時間來代替先前的四十五分鐘。專門家已經考察了火葬場爐灶裏的硅酸質磚，按其變形和變質就可看出這裏有一千五百多度的溫度。掩火鉄板也燒得變了形和鎔化了，是可作為補充證明的。如果拿平均數字來說，每批屍的燒化需要半點鐘，再加上大衆皆知的證據，從一九四三年秋季起，火葬場的煙囪晝夜不停的冒烟，它像鎔鉄爐那樣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工作，——就得出火葬場焚化能力的數字：一晝夜大概燒化一千四百具屍首。

建築火葬場之必要，大半是由卡挺斯基事件所引起的。德國人害怕在掘發他們葬埋被殺者的屍坑時，會再被揭發，於是就從一九四三年秋季起，在盧布林營境內開始巨大的發掘工作。他們從該營周圍無數的壕坑內把被槍殺人們半腐爛了的屍首挖起出來，把他們運到火葬場裏燒掉，來澈底消滅痕跡。

從火葬場爐灶裏取出的屍灰和焦爛骨頭又傾撒到先前掘出這些屍首的坑裏。有一個這樣的坑已經掘發了。在坑裏發現了差不多一公尺深的屍灰層。

殲滅營後還有一座未建築完竣的房屋。這裏在帶刺的鉄絲網內只有一些磚基。牆壁還沒有築好，只有一個棚房是完全建築好了的，其中還沒有安上板鋪。裏面沒有住過人，但也許它終究是這裏所發生一切之最可怕的證人。這個棚房有幾十公尺長和幾十公尺寬，這所房子全部寬長都塞滿了三年來被殺人們的皮鞋，堆有房子一半高，總在兩公尺以上。很難說定，這裏究竟有多少雙鞋。也許上百萬，也許更多。房子容納不了這多的皮鞋，於是有許多竟從窗戶和門口擠出來

了。有個地方皮鞋的重量簡直擠破了牆，一部份牆和大堆皮鞋崩塌在一塊了。

這裏什麼都有：有撕破了的俄國兵士的長靴，有波蘭兵士的皮鞋，有男子的靴子，有女人的平底鞋，有膠皮鞋，而最主要的，最可怕的是有幾萬雙小孩的鞋：有十歲小孩的，八歲小孩的，六歲小孩的和一歲小孩的便鞋，拖鞋和小皮鞋。比這情景更可怕的東西是再也不想像不出的了。這是幾十萬男子、婦女和小孩被殺害之淒慘的鐵證！如果從鞋堆上走到棚房的右角，那就可立即找到設立這個駭人聽聞的儲藏室的原因。這裏存放有分別堆聚的幾千，幾萬鞋掌，鞋幫和成塊的皮子。他們在這裏把那些已不能穿著的皮鞋挑選出來——將鞋掌，鞋幫，鞋後跟撕下分別存放着。也像在殲滅營中所有一切事物一樣，這個儲藏室是爲了實用的目的而設的：被殺之後無論什麼東西，衣服也好，皮鞋也好，骨頭也好，屍灰也好，絲毫也不應拋棄的。

在盧布林城裏一所大樓房中設有殲滅營的最後一個分部。在幾十間大大小小的房間裏，建立了一所巨大的分類儲藏庫，存放一切從被殺者身上脫下的東西。在這一個房間裏，我們可看到幾萬件女人衣服，在別一個房間裏可看到幾萬條褲子，在第三個房屋裏有幾萬套襯衫，在第四個房間裏有幾千女人用的手提皮包，在第五個房間裏有幾萬套小孩衣服，在第六個房間裏是刮臉的器具，在第七個房間裏是便帽和禮帽。

我曾和那些在火葬場和屍坑旁邊走過的德國俘虜談過話。他們都否認自己參加過這件事情。他們說，這不是他們作的，這是保衛隊幹的事。但後來當我詢問那個曾在營裏作過工的保衛隊員，他在講到大批屠殺事件時，肯定說，這不是保衛隊幹的，這是政治祕密警察幹的事。祕密警察則說，這是保衛隊人幹的。我不知道，他們當中誰個燒屍，誰個殺人，誰個脫鞋以及誰個將女人衣服和小孩衣服分類，——這是我不知道的，但當我聽到這個存放物件的倉庫時，我覺得，那產生這種萬惡子弟的整個德國民族，都應當對它的子弟所作的一切罪行担負全部責任，並遭受懲罰的，而且一定會叫它負責，一定會懲罰它的。

(三)

我已說過盧布林殲滅營的歷史，我已講過它現有的形式。現在就來講講我所談過話的個別證人的口供吧。他們的口供，也許只是將來成為檢查委員會材料的那些證據的百分之一。我所談過話的，有擔任營裏俘虜病院總醫生的俄國俘虜醫生巴立切夫和同一病院的看護員，有在營盤建築中工作過的普通工程師和工人，有以囚人和俘虜資格被拘在營裏的人們，也有在營裏充當守備隊的保衛隊員。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殲滅營生活的一般情況，必需把這種情況在這裏來講述一下。

那些曾在殲滅營裏橫行一時的保衛隊員敢於肆行殘暴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所有落到營裏的人，不管他是俘虜或囚人，是俄國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別洛露西亞人或猶太人，法國人或希臘人等等，——是橫豎遲早要被殲滅的，他們是永不會活着走出這個營盤，決不能將這裏所幹的一切罪惡告訴人的。這個主要前題就決定了守備隊的行爲和營裏殺害人的方法。死人不能說話，什麼也不能告訴人的。他們不能把詳細情形通知出去，不能用文件來證明。因此誰都不會獲得證據，這在德國人想來，是最主要的事情。

當然，關於這裏是殲滅營的傳說，是可能傳到周圍人民耳裏的，但這點並不使德國人着急。他們感覺自己在波蘭如像在家裏一樣。「波蘭總督」所轄區域在他們看來，是永遠奪得了的土地。在它境內留得活命的人，首先應當害怕德國人，因此傳遍全波蘭的關於盧布林營的可怕傳說，德國人覺得甚至是很好的。在殺人最多的時日從營裏散佈到近郊的死屍氣味，甚至使在盧布林的人們用手巾蒙面，使近郊居民嚇得胆戰心驚。這應使全波蘭都懂得德國統治的強力，懂得凡是冒險反抗的人們所必遭到的慘死。在許多星期和許多月分中，主要火葬場高高煙囪上冒起的煙柱，老遠就可看見，這也沒有使德國人不安。這個可怕的黑煙，也像死屍的臭味一樣都被他們利用來恐嚇人。成千成萬人的隊伍，在衆目昭彰下沿黑爾木公路走着，走進盧布林營

的門永不復返了，——這也應成德國人有力的證據；他們是可以爲所欲爲，而不向任何人負責的。

我想從營裏最「人道」的機關——病院來開始敘述。一切來到營裏的人，按最嚴格的醫學規則，在派到普通棚房前，都送到檢疫所居住二十一天。這無條件是適合醫學要求的。不過須得補上一個細節：來到這裏度檢疫期的一切俘虜，按殲滅營當局的命令，一律安置在患第三期肺病人們的棚房裏居住。在每個這樣的棚房裏，原已住有兩百個患第三期肺病的人擁擠不堪，却又添進兩百個度檢疫期的人。如果估計這個小小的細節，那末營裏所謂自然死去的人們當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患肺病而死的事實，就不足爲奇了。

病院實際上只是殲滅營的一部份。在它裏面德國人有其特殊的殺害方法，有時甚至比在通常的棚房裏死得更快。如果一般的講到殺害方法，那它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的，並按營盤的擴大程度而屢進地增長起來。

在營盤建築初期中，在兩行帶刺鉄絲之間建有一所小板棚，這是頭一個大批殺害的地方。這個小板棚的頂棚下安有一根橫貫全棚的長樑，樑上經常吊着八根皮帶圈子。所有衰弱了的人都被絞死在這裏。頭個時期營裏缺乏勞動力，保衛隊員還不能以殺人取樂。他們還沒有消滅健康的人。他們只絞殺由於饑餓和疾病而衰弱了的人。並且對於俘虜還存在有特權。在這個小板棚裏絞殺的只是囚人。凡因衰弱而不適於工作了的人，就一批批的運到營外去把他們槍斃。只有在收集不起成批的俘虜，而弄一個或兩個人到樹林裏去又不合算時才實行絞殺。那時就有一個或兩個俘虜同囚人一起被絞殺。

不久後，就建成了有兩個爐灶的最初的原始火葬場，這在上面已經講過。毒氣房建築遲了，這時它還沒有蓋好。這個時期消滅病人和衰弱了的人主要是用下述方法：貼靠火葬場加蓋了一座進口極狹矮的小房間，矮得使人擠進去時，必須低起頭來。兩個保衛隊員站在門兩旁，拿着短重的鉄棍。當人彎着腰力圖走進門去，並且已經低下頭走進去時，一個保衛隊員就用鉄棍往他的頸椎骨上一擊。如果這一個沒打中，另一個就重復一下。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這一下打死，只是失掉